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卷之八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孔子謚號
塑像章服
籩豆樂舞
四配
從祀

兩廡位次

南向東向

辟雍泮宮非學名

古今釋疑卷之八

合山方中

孔子謚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元魏太和十六年。謚文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封為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為先聖。貞觀十一年。尊為宣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為

隆國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欲謚爲帝禮臣議爲至聖元皇帝而李淸臣以周陪臣止之惟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以玄字犯聖祖諱改謚至聖文宣王西夏李仁孝天慶五年尊爲文宣帝元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因之成化時周洪謨楊守陳皆有尊帝議按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襃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洪

武中大學士吳沉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主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葢名者實之稱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

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

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

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

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

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飾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嘉靖九年張璁奏曰孔子祀典之紊實起於謚號之不正國初大學士吳沉作封王辯夫既已詳明矣但以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已久安常襲故仍謬踵訛其誰辯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

先師。則知古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號。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子之稱王為尊孔

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於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孔子有王號也故凡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爲先師廟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某子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世宗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爾乃切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用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

又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曰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

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爾。尊崇之意。何在哉。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之王也。

孔子塑像章服

自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乃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祥符間。加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四年。始詔從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宋濂曰。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

席以依神。士結茅爲蕞。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大學衍義補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象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因非中土爲主

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與縣姝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與敎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

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覩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爾豈眞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祠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

肖似何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且惟
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
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今
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侯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
之所乞如聖祖之制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
儒道之幸也嘉靖九年從張璁議乃撤去塑像改爲
木主真一洗千古之陋延憲萬世矣然曲阜之廟猶
然塑像四配十哲亦皆像也

籩豆樂舞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採裴松之議。孔廟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唐開元二十七年。詔先聖樂用宮懸。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簠全。豆十。簋全。成化十二年。用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簠簋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

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當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籩豆。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惟周公有大功。爵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張璁奏曰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

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曾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嘉靖九年。遂定禮三獻。樂六奏。舞六佾。司府州縣。祭用少牢。禮樂皆如太學焉。

四配

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西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子配享。則始於曹魏正始七年。而晉魏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盡皆因之。至唐貞觀二年。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是魏至唐孔廟惟有一配。總章元年。雖詔顏淵曾參並配。而開元八年。李元瓘猶奏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而詔曰。曾參大孝。德冠

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是孔廟尙惟一配。至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與顏子竝配。然後配享有二。徽宗崇寧元年以王安石與顏孟竝配。然後配享有三。欽宗靖康元年。黜安石配享。至咸淳三年以曾子子思竝配。然後配享有四。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

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配饗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弘治中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

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從祀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

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無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

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凡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殁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嘉靖九年。張璁

宋諸儒臣議上請。乃作啟聖祠以祀啟聖公。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兩廡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元定乃沉之父。用桂華議也。萬曆四年。又以周輔成附。履按子配享於先師。父從祀於啟聖。可謂禮因義起。得其宜矣。第神主有稱子稱氏之別。先賢則稱子。先儒則稱氏。今顏路四主。既稱先賢。復稱爲氏。何也。彼陳亢公孫龍之屬。尚稱陳子公孫子。而顏路曾晳伯魚。皆聖門賢者。反同先儒之例。此

不惟非所以待杞國公等。恐亦非所以待四配矣。

從祀

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馬端臨曰按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漢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其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注唐遂以

左丘明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大聖作之者也。賢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始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

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
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
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
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開元八年。李元瓘雖慨慨言
之。而僅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
賢惟圖畫於壁。俱不霑享。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
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後唐長興三年。從蔡同
文奏請。七十二賢。乃得祠享。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

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二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洪武二十九年從楊砥議罷揚雄進董仲舒正統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八年從楊士奇議進吳澄弘治元年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

拘於註疏訓釋箕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於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名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

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書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

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

畫策。以濟其惡。若奸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瘦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

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

人而使之尙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姧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黜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

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葢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斯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

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顔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

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弁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語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

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則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

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與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老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適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並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寔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顏晦翁之孤雖其晩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祈經之闢誠足以衞吾道

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弘治八年。徐溥程敏政復請楊時從祀。乃允之。

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生平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要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

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葢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葢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嘉靖九年張璁歷舉諸議又奏曰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

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旣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於是存申棖去申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從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

增入從祀。蔡元定則配食於啟聖祠用程敏政等之言也。尋用薛侃議。增陸九淵。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四年進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羅從彥李侗。崇禎元年。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曰先賢。

嚴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以曾子與顏子竝配。宜矣。而進子張居子夏之次。仍稱十哲。豈兩廡六十三人中。遂無復優於十哲

者乎。故洪武中縣恢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補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豈以有若居十哲、而宰予居兩廡、由此觀之、是不獨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者、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矣、獨拘於魯論記者所列、而不覈開元之制、何也。且夫子弟子、尚有未列兩廡者、技瞿九思曰孟懿子與南宮适、皆孟僖子之子、皆學禮於孔子、皆孔子門人、家語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所以未載孟懿子姓名者乃春秋戰國時謂孟懿子是貴卿不敢列於弟子唐玄宗未思及此故承舛襲訛遂未及列於從祀孟子言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今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列於從祀此唐玄宗信傳不信經之過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有牢曰子云吾不試則琴張必非子張矣子書有公孫尼子即撰樂記緇衣者漢志尙以爲七十子之弟子至隋志則

直以爲孔子弟子。此皆從祀之遺者。至秦冉顏何。程敏政何緣知是字畫相似之誤。春秋戰國時以冉字何字爲名。如魏冉子服何輩頗多。若謂冉是姓。何是姓。秦冉顏何。當是四姓。則冉是姓。雍是姓。卜是姓。商亦是姓。豈可謂冉雍卜商是四姓非兩人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是顏何已載在家語。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與焉。陋巷志是顏子家譜

已明載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七十子顏居其八。顏子父無繇，字子路。其次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與顏淵爲八。何獨疑顏何爲誤乎。他若先儒當從祀而未祀者，又多矣。

兩廡位次

孔廟享祀自四配十哲之外則有東西兩廡先賢先儒凡九十五人其位次據會典東廡爲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穰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

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爲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孫輿。邽巽。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眞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瞿九思曰。會典位次不知何據。竊以爲論齒。則史記載澹臺

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其年皆少。不宜反居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高柴少孔子三十歲者之上。如以爲循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之序。則家語首澹臺滅明。次高柴。次宓不齊。次樊須。次有若。次公西赤。次原憲。與今兩廡序次不合。如以爲循闕里志從祀之序。則闕里志首滅明。次不齊。次适。次長。次憲。次公晳哀。次曾點。次顏無繇。次柴。亦與今兩廡序次不合。至於文翁石室圖序次。尤未暇

論。不知其以何爲據。如以爲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序。則弟子列傳。自滅明至漆雕開雖同。而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之後。又復互更互易。不知何說。大抵開元時所定從祀之位。皆盡循史記仲尼弟子序次。此制一定。遂歷代相沿。以至於今爾。夫治道貴因。因之誠是。孔子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謂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又謂多聞闕疑。九思豈敢謂所定諸位猶有未核。總之世代綿邈。載籍殘缺。即欲論德。於

何所考其大小。即欲論齒。於何所徵其長幼。豈可復取已定之位。更紛紛易置耶。但方今應制。若以其神主東西相參。會而爲一。以考其前後序次。則公羊高乃周末齊人。而反在七十子申棖之前。伏勝秦漢間人。而反在七十子顏噲之前。孔安國漢武時人。而反在周末穀梁赤之前。董仲舒漢景武時人。而反在漢初高堂生之前。王通隋人。而反在漢武時毛萇之前。周敦頤宋太宗時人。而反在漢宣時后蒼之前。歐陽

修宋真宗時人。而反在漢平時杜子春之前。張載宋仁宗時人。而反在唐韓愈之前。程頤本弟。而反在其兄程顥之前。朱熹乃宋孝光時人。而反在宋神宗時司馬光之前。薛瑄正統時人。而反在宋寧宗時陸九淵之前。王守仁嘉靖時人。而反在元許衡之前。其餘前後稍稍倒置。尤有不能盡言者。若謂兩廡神主。惟以從祀前後之歲年為序。不以諸儒前後之世次為序。則董仲舒祀於洪武二十九年。不宜躋於淳祐元

年所祀周敦頤程顥張載之上。王通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毛萇之上。后蒼歐陽修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杜子春之上。胡瑗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宋淳祐元年所祀朱熹之上。而方今國朝所祀諸儒之上。多在唐宋所祀諸儒之上。又曷嘗以升祀前後之歲年為序耶。愚嘗悉心玩之。大抵議禮者。惟以前代所定東西廡為定制。原在東廡者。即仍居東廡。原在西廡

者即仍居西廡。不復東西。以次遞遷。如東廡第二十八位顏何已黜。即以東廡第二十九位狄黑居之。不復移西廡第二十八位叔仲會於東以補之。如東廡第三十七位荀况已黜。即以東廡第三十八位穀梁赤居之。不復移西廡三十七位公羊高於東以補之。如西廡第六位公伯寮已黜。即以西廡第七位樊須居之。不復移東廡第七位司馬耕於西以補之。如西廡第十八位泰冉已黜。即以西廡第十九位公肩定

居之不復移東廡十九位奚容蒧於西以補之。此雖簡便。然東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不過曾點顏何。荀況。劉向。鄭衆。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人。而西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至有顏無繇。蘧瑗。林放。秦冉。申黨。公伯寮。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吳澄。一十四人。西廡之歉。既不以東廡之主補之。而就西遞遷者。既愈遷而愈上。則周漢之儒。反在唐儒之後。唐宋之儒。反在漢儒之前。此亦其勢所必至。又何怪

乎。當時議者。蓋見於商周宗廟之制。不以南北互遷。惟各就南昭北穆。以次遞遷而上。使昭常爲昭。而不得混之於穆。穆常爲穆。而不得混之於昭。故兩廡諸儒之次。亦欲倣此行之。按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朱子謂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聖門之道。似是論齒而從祀者。隨至隨更。東西易席。固萬古不易之理矣。除隋儒惟王通一人。唐儒惟韓愈一人。元儒惟許衡一人。無待序次外。其周儒漢儒宋儒。謹循其

先後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至於七十子。則既不能明辨其德。又不能灼知其年。第當據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爲之說矣。

考定東廡位次。一澹臺滅明。二南宮适。三原憲。四商瞿。五漆雕開。六樊須。七公西赤。八梁鱣。九冉孺。十伯虔。十一冉季。十二漆雕哆。十三漆雕徒父。十四商澤。十五任不齊。十六公良孺。十七奚容蔵。十八顏祖。十九句井疆。二十秦商。二十一公祖句茲。二十二縣成。二十三燕伋。二十四顏之僕。二十五樂欬。二十六叔仲會。二十七邽巽。二十八公西輿。二十九施之常。三十陳亢。三十一琴張。三十二步叔乘。三十三公羊高。三十四伏勝。三十五董仲舒。三十六毛萇。三十七杜子春。三十八韓愈。三十九歐陽修。四十周敦頤。四十一張載。四十二程頤。四十三胡安國。四十四張栻。四十五

陸九淵。四十六眞德秀。四十七薛瑄。四十八胡居仁。考定西廡位次。一宓不齊。二公冶長。三公晳哀。四高柴。五司馬耕。六有若。七巫馬施。八顏辛。九曹卹。十公孫龍。十一秦祖。十二顏高。十三壤駟赤。十四石作蜀。十五公夏首。十六后處。十七公肩定。十八鄡單。十九罕父黑。二十申黨。二十一榮旂。二十二左人郢。二十三鄭國。二十四原亢。二十五廉潔。二十六狄黑。二十七孔忠。二十八公西蒧。二十九秦非。三十申棖。三十一顏噲。三十二左丘明。三十三穀梁赤。三十四高堂生。三十五孔安國。三十六后蒼。三十七王通。三十八胡瑗。三十九邵雍。四十司馬光。四十一程顥。四十二楊時。四十三朱熹。四十四呂祖謙。四十五蔡沈。四十六許衡。四十七陳獻章。四十八王守仁。履按宋文憲濂。王忠文偉。皆謂張載二程之表叔。乃坐其下。二程司馬光之後輩。乃坐其上。固已議及坐式。述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張文忠絕不議此。何耶。瞿氏考正當參

但申禜即申㡪。業已罷祀。不宜重列。若曰仍依唐制
則公伯寮等。何乃不復歟。

南向東向

宋景濂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循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脊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孔廟禮樂考曰。曲禮凡席南向北向。以西為上。東向西向。以南為上。東南

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南向者右在西北向者左在西故皆以西爲上東向者右在南西向者左在南故皆以南爲上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魏正始七年以孔子爲先聖顔淵爲先師配孔子唐高祖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用房玄齡議復聖孔子師顔子如故

先聖皆東向。先師皆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開元二十七年。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前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向右。西南爲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以顏孟配享。其位在孔子東西面。以北爲上。其後以王安石配享。令對顏子。西坐東向。已而黜安石。增曾子子思。俱位於東。宋史所謂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姚燧所謂

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熊禾所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正謂是耳。丘文莊謂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然金史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兗國公鄒國公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先聖右。與顏子相對。則金亦何嘗以顏孟並列孔子耶。夫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而宋金顏曾思孟位皆西向者。謂孔子未王以前。

神嘗東向。今雖南面。以西乃舊位。故避不敢居。紹興間。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猶西向。則稽古尙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揆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安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處。擇日奉安先師於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朱子滄

洲精舍釋菜儀先師南向配位皆西向又曰孔子居中配位當列東坐西向觀此則宋制四配非東西參列可知續文獻通考曰宋初顏孟配享竝列於先聖左後升曾子子思又竝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太學博士陸鵬升嘗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歿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宜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

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後增曾子子思又並於左亦未有討論至我朝而分列始定履按東向雖古禮然禮時爲大固有宜於今而不必合於古者如太祖禘祫之位唐宋皆重東向今則重南面矣考宋儒家禮祠堂神主皆列於北其位次猶從西而東而

朱子復定有從東而西之圖是何必拘拘神道尚右之說乎。

辟雍泮宮非學名

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朱子泮宮圖說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周禮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鄭注曰。半璧曰璜。黃色。以半璧之泮水若璜然。故古稱學宮爲璜宮。後世遂誤爲黌宮。竊按王制作頖宮。魯頌作泮宮。戴埴曰。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

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祁。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圜水耳。又按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楊用修曰。說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墻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王宮

名也。以說文證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雝。於樂辟雝之義。皆合矣。若王制乃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雝。爲周之制。則孟子因言之矣。旣曰辟雝。而頌云於彼西雝。考古圖又有胥雝。則辟雝也。西雝也。胥雝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旣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

卽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乎又觀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簫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illegible]勸人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

鑣。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於邁。因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

古今釋疑卷之八終